

公務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考察)

西方的奇品收藏室 (kunstkammer) 與清宮收藏的關係

服務機關：國立故宮博物院

出國人職稱：編輯

姓名：賴毓芝

出國地區：奧地利 英國

出國期間：94 年 12 月 3 日至 12 月 14 日

報告日期：95 年 1 月 26 日

一、 提要

筆者參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西潮下的亞洲」展覽的策展工作，以歐洲勢力進入亞洲後，在文化藝術上所產生的互動交流為主題。本次考察以調查清宮與歐洲十六世紀以降發展出來的奇品收藏室之關係為主題，希望找到一個重新看待清宮舊藏的新角度。筆者並把此次觀察研究成果，寫成一論文〈從康熙的算學到奧地利安布列斯堡稍藏的一些思考〉，刊登於《故宮文物月刊》，276期，頁106-119。請見附件。

西方的奇品收藏室（kunstkammer）與

清宮收藏的關係

94.12.3-94.12.14

賴毓芝

二、 綱要

- （一） 參訪目的
- （二） 行程
- （三） 參訪心得與建議

(一) 參訪目的

對於以交流的角度呈現亞洲藝術的南分院策展而言，雖然購藏新品一直是我們努力的方向，但是就經費與時效等考慮，至少以西潮小組而言，故宮藏品仍是未來展品的主要來源。因此，如何以一個嶄新的角度來理解舊有材料，一直是一個最重要的課題。由於對西潮小組而言，我們最有利與重要的可能展品，當然是以清宮為中心的收藏，這批東西長久一來就是學者討論中西交流重要的見證。因此此次的旅行的設計與執行，就是環繞著我們如何以新的角度關照這批舊藏文物為中心。

就清宮收藏來說，清宮的確出現的很多新的收藏品類與特別的品味，這些作品，坦白說，就一路從宋元明書畫工藝精品訓練出來的眼睛而言，可能常常顯得異常刺眼，而往往不知如何歸類與討論。其中包括象牙球、多寶閣、珠寶樹、西洋儀器、巨型玉山子、時鐘、新型態的職貢圖，甚至以往少為人注意的《鳥譜》、《海錯》等博物圖譜。當然，這些品類複雜的作品，各有各的淵源與脈絡，例如，象牙球一直被視為中國傳統工藝的極致表現，而西洋儀器與時鐘常被作為「西洋文化在清宮」的典型例證，西洋儀器更與曆法的修訂需要有關，而巨型玉山子的出現則常被認為與新疆的大型玉材開採有關。這些新品

味與品類的出現或有些許時間先後，而受歡迎的原因是否與康熙直接有關，也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但是，重點是，當這些元素或現象同時形塑一個新的宮廷收藏的主體，他們之間是否可能存在一個彼此關連的關係或透露一個比較深層的文化意義？尤其，學者們討論清代宮廷繪畫與工藝時，「西方影響」似乎都是焦點之一，然而，往往只停留在討論某部份的特色「是不是」源於西方，而鮮少觸及更關鍵的「哪一部份」或「哪一個脈絡」下的西方。這著實非常重要，只要我們想想西方文化的面向之多，傳教士或馬嘉爾尼究竟如何在其中挑選最具代表性的禮物送給清朝皇帝？這牽涉到兩個文化接觸時，究竟他們想溝通那一部份的文化信息？而隱藏在這些禮物背後的價值體系與清宮的新現象是否可能有關？這些問題顯然不容易回答，但是此次參訪行程中的奧地利安布列斯堡、牛津大學的 Ashmolean Museum、及大英博物館的啟蒙運動館等的收藏倒是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發與研究的方向。

(二) 行程

12.3.2005 從台北出發

12.4.2005 到達維也納

12.5.2005 搭火車從維也納到 Innsbruck

12.6.2005 拜訪 Ambras Castle

12.7.2005 回到維也納

12.8.2005 從維也納飛倫敦

12.9.2005 倫敦到牛津拜訪 Ashmolean Museum

12.10.2005 參觀北京故宮於倫敦舉辦的清宮大展「Three Emperors」

12.11.2005 搭車到 Brighton 參觀十九世紀東方風的代表 The Royal Pavilion

12.12.2005 從倫敦回台北

A. Ambras Castle, Innsbruck, Austria



這就是我旅程的第一站，Scholass ambras 坐落在奧地利 Tyrol 省的郊區，從維也納搭火車大約要五個小時的車程，這個城堡雖說興建於十世紀左右，輾轉經過很多不同的主人，但他最後由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Ferdinand I 送給他的兒子 Ferdinand II。這個城堡最重要的是他很難得的保留了十六世紀 Ferdinand II 收藏的原貌，並且有一個很完整的 1596 年 Ferdinand II 死後所作得財產清單。中國藝術史界早在 1970S 就注意到這個收藏，原因是他有兩張應該是十六世紀就出口到歐洲的繪畫，及二十幾件十六世紀中國瓷器。最近 Clunas 寫作明代的視覺文化也使用到這個材料。

但是對於我的旅行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反映文藝復興，尤其是流行於阿爾卑斯山以北皇室的收藏概念，kunstkammer，最好也是最完整的例子。這個收藏風氣雖然最早源於中世紀聖骨收藏，但是隨著西班牙與葡萄牙的海權擴張，越來越多珍奇舶來品傳入歐洲，這個風氣逐漸形成一個有系統的概念體系，簡單的說，這些收藏希望在收藏中體現知識體系，其中最重要的兩個部分就是人造的藝術與神造的自然。其中對我們清宮舊藏，最具啟發性的部分是這個收藏中包含了象牙球、科學儀器、與博物圖譜等清宮新出現的收藏品類，關於細部的討論，請見筆者專文〈從康熙的算學到奧地利安布列斯堡稍藏的一些思考〉。

B. Ashmolean Museum, Oxford



Tradescant Room

如果安布列斯堡的收藏代表了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所發展出來的 Kunstkammer 的收藏概念，那麼 Ashmolean Museum 的收藏則可以說是代表了原來十六世紀奇品收藏室在十七世紀的發展。這個博物館的最原始收藏是由原來曾任皇家園藝師的 Tradescant 的收藏為中心發展而來，這個原始收藏基本上是繼承文藝復興奇品收藏室的傳統，但是此時原來為貴族皇公表達身分地位專屬的奇品收藏室已經隨著航海時代的來臨，異國珍品越來越容易獲得，而成為一般中產階級的興趣。更重要的是，伴隨著航海時代的來臨的是對異文化與未知自然探索的

科學興趣，例如這個 Tradescant 的收藏除了原有奇品收藏室中常有的象牙球等出現在清宮的品類外，更多的是很多貝殼或珍奇異獸的標本收藏。這也似乎與清宮收藏的貝殼與魚化石等相互呼應。



Tradescant 與其子和他們的貝殼收藏

C. Enlightenment Gallery, British Museum



大英博物館的山牆，標示著科學、藝術與知識為此收藏的主體

這個從十六世紀就發展出來的歐洲收藏概念，十八世紀隨著啟蒙運動的進展與現代國家的出現，也有了不同的發展與詮釋，啟蒙思想家開始覺得這些收藏應該是屬於全體人民的，在這個概念下，第一個國家博物館「大英博物館」於西元 1753 年成立，目的在成立一個「屬於國家的普世的知識整體（Aimed at universality and belonging to the nation）」。

以成立普世的知識體系作為收藏的目標是與文藝復興以來奇品收藏室的傳統一致的，科學、藝術、海外奇珍與各式各樣的收藏同聚一室，改變的是更為科學的分類系統與收藏的觀眾的不同，此時已經從貴族、私人到公共大眾。於 2003 年成立的大英博物館啟蒙運

動館陳述的正是這一部份的歷史。



啟蒙運動館內亞洲物品的收藏

D. 其他



Royal Pavilion 內部

這個行程的設計，主要是以歐洲收藏傳統的幾個發展標的為中心，觀察其與清宮收藏的關係，以作為觀察中西交流的另一個角度。在這個行程中，除了此主線外也包含其他與「西潮」相關的參訪。其中最有收穫的是位於倫敦兩個小時車程左右 Brighton 的 Royal Pavilion 及北京故宮於倫敦展出的「Three Emperors」的展覽。前者為成立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英王喬治四世的行宮，整個設計為當時最流行的中國風，是了解西方眼中的東方最好的例子之一。而這次旅行剛好也碰到北京故宮到倫敦展出康雍乾三世精品，這次展覽最特別的是除了傳統書畫收藏外，北京故宮運來很多大件展品，例如南懷仁的渾體儀等科學儀器展現清宮對西洋的興趣，這剛好也與我的主題不謀而合。

(三) 參訪心得與建議



大英博物館啟蒙運動館 Hands on 小站

1. 主要學術上的思考，請見〈從康熙的算學到奧地利安布列斯堡稍藏的一些思考〉。
2. 就展示上，大英博物館整修以後，特別重視與觀眾的互動，例如每個展場都有的「Hands on」小站，以志工提供公眾上手研究品級的文物為目的，是將博物館的展示從視覺、到聽覺，進展到觸覺的了解，是一個值得借鏡新趨勢。
3. 另外， Ambras castle 及 Royal Pavillion 的展示，則是注重在情境的重建，這也是在傳統的展櫃展示法外，更生動的陳列手法，因此在「西潮」的展示部分，是否可以重建一個中國

風的房間或清宮及其他亞洲國家在西潮影響下，所演發的混合風室內裝潢等等，更生動的傳達文化交流的各種面向，是一個值得評估的方向。

4. 傳統來故宮館際交流的對象，多以英美系統的博物館為主，也許應該透過期刊交換、館員互訪、合作策展等方式拓展與歐陸國家的往來，不但可以豐富資訊的交流，更可以作為南部院區未來借展的來源。